

研究論文

客語分布格局的形成年代管論*

吳中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摘要

客家話形成、定型、擴展的時間點及過程，並沒有直接系統性的歷史文獻可供參考；本文企圖運用行政區劃、方言邊界、方志、地方韻書、文人筆記、族譜等方面文獻及客語散布的飛地實察材料，來重建此一歷程。

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布格局，北方單一、南方細碎，和南北朝的國界相反，卻跟五代十國地圖大致重疊；表示此種格局形成於唐朝崩解之後。透過現今行政區劃跟方言邊界不重合的州縣，尋找歷史上兩者之重合點，本文推論：各大方言區的邊界確立，早不過唐末（公元 900 年），晚不過元代（1368 年以前）。歷宋元至

* 本文係筆者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每年開設的必修課－客家話研究上課內容屢經修訂而成。感謝 16 年來在課堂上給予反饋意見的每一位碩士生。同時也向 2 位匿名評審致謝。

** 吳中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通訊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電子信箱：alwu2001@yahoo.com.tw

明清的文獻表明，客家話和其周邊的閩、贛、粵方言的存在和分布，至少一千年以上。並以客語向外擴張的飛地，逆推移民當年離開故土時，所操語言的種類。

本文推估粵東梅縣地區在五代十國時，才初次設置二級政區的敬州，為客語萌芽期；南宋 1175 年《圖經》描述之客家話—閩語的區界通過梅、潮之間，且提出梅、汀、贛人群一體的看法，為客語成長期；漳州客語及汀州東境閩客混合方言則稍晚形成，到元代才比較明朗。明朝中期（1518）《興寧縣志》語音和現今符合，同時期梅縣（1528）、蕉嶺、平遠遷出的飛地語言相較原鄉變化甚微，此時乃客語進入穩定期；閩客混合方言則稍晚（1575）。由於目前所知的飛地產生，均不早於明朝中期（1520 年代），我們推論明朝中期起，至清初以降，為客語外擴期。

關鍵字：客語、行政區劃、方言邊界、飛地、方志

Research Articl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on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akka Language

Al Chung-Chieh Wu*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document cannot present the direct and systematic reference, nor hardly shows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Hakka language. Thus, the scholar aims to use proves from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boundaries of dialects, chorography, rime dictionaries from different areas, notes from literati, clan pedigrees, and enclaves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Hakka.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nowadays have many commonalities, while southern dialects tend to be more distinct. 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s was the reverse in the era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imilaritie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an be found between modern dialects and the dialect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ra. Researchers examined contemporary dialectic divisions in modern

* Al Chung-Chieh Wu,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ddress: No.116, Heping 1st Rd., 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0201, Taiwan ; E-mail:alwu2001@yahoo.com.tw

China to see if they resembled dialectic divisions of 10th century Imperial China. They found that the Hakka language developed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900 A.D.) and that contemporary China's lingual boundaries had formed no later than the Yuan Dynasty (before 1368 A.D.). As a result, the Hakka dialect has existe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Min, Gan, and Yue dialects. Literature from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ployed the use of Hakka. The researcher also discussed Hakka's expansion among mainland China, relating how immigrants brought the Hakka dialect to each new regions.

This paper estimates four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language. First,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it shows that the political district- Jing State is set up in Meixian, which is the budding era of Hakka language. Second, the borderline of Hakka and Min between Meizhou and Chaozhou was described from Atla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1175 A.D. Meizhou people from Tinzhou and Ganzhou are integrated, it is the growth era of Hakka language. Zhangzhou Hakka and the mixed dialect of Min and Hakka in eastern Tinzhou have formed afterward, and it has matured until the Yuan Dynasty. Third,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1518), the pronunciation of Xingning Chorography conforms to the present Hakka. At the same time, the languages of enclaves which are emigrated from Meixian, Jiaoling, and Pingyuan changes slightly since 1528. The Hakka language then enters a stable era. At last, the outliers from mixed dialects of Min and Hakka appear later (1575). Since the enclaves that are currently known are produced

no earlier than the mid-Ming Dynasty (the 1520s), we infer that it is the expansion of Hakka language from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Keyword: the Hakka languag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dialectical borders, outliers, chorography

一、緒論

有關漢語文歷史的研究，向來注重書面典籍，輕忽活的口語是如何演變的。因此若要了解客家話形成、穩定、擴展的時間點及過程，並沒有直接的歷史文獻可供參考。本文企圖重建此一歷程，運用的方式為：1.方言地盤的變遷，往往慢於行政區劃的遞嬗，觀察當代漢語方言分區的交界地帶，若現今行政區劃跟方言邊界不重合，則尋找歷史上兩者何時是重合的。至少可以確認，該方言形成的時間，不會比重合的年代晚。2.方志、地方韻書、文人筆記上零星的記載，雖非全面，卻有助於我們判斷現代方言特定音韻和詞彙現象，究竟存在了多久。3.族譜、墓碑、世代數所提供的移民史線索，得知移民入居的時間。4.從飛地有別於周邊的方言類型，逆推原居地在移民當年離開故土時，所操語言的種類及使用狀況。綜合以上事證，嘗試推擬出客語萌芽、固著、向外擴張的年代斷限與軌跡。

二、當代漢語方言分區的形成時間

先秦時代，由《詩經》分作十五國風來推測，中原地區本身就有分歧的方言。長江以南那時候還不是漢語的天下。漢朝揚雄著《方言》一書，以書中的區分觀之，當時的北方仍有多個方言。西晉覆亡後，北方進入長期分裂的狀態，南方的六朝相對維持大面積的穩定¹。這和五代十國的情況恰好顛倒：北方的五代是單一的政權，南邊的十國林立，各有勢力範圍。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布

¹ 從東晉郭璞《方言注》、北齊《顏氏家訓·音辭篇》可知，彼時南、北漢語差距明顯。

格局，恰好跟五代十國地圖重疊：官話遍布於北方，如同五代；官話之中，只有山西的晉語保留入聲，獨樹一格；猶如北方五代之中，只有山西的北漢是獨立政權。而南方的漢語多樣，地盤細碎，如同十國。吳語、湘語、閩語、粵語，對應於十國中的吳越、楚、閩、南漢。此時是福建、廣東首次出現漢人割據王國，因為漢朝時的閩越、南越君主尚屬百越族。表示閩、粵直到唐朝結束時，才開始有足夠的漢人力量，支撐起自己的邦國。粵東梅縣地區也是在南漢國時代（945），初次設置二級政區-敬州；惠州地區也在南漢（917）時自循州析置為禎州，而閩西的汀州初創於盛唐（736），到了閩國（948）割出沙縣之後，才演變成相對單純的客語區。贛南的虔州（593）創於隋初，當時只有四個縣；到了南唐（952）才密集設了十一個縣。亦即現今所云客家話大本營，是遲至五代期間，方納入帝國的實際統轄。

除了現今漢語方言的分區，大致符合五代十國地圖這一項發現，我們進而考察當代漢語方言的區界，與歷史行政區劃的關係。

（一）吳語—閩語的區界

根據《慶元方言研究》記載，吳越國於公元 951 年，在閩江支流松溪上游設置松源縣，後來南鄰的閩國攻打松源，佔領了松源的一小部分。宋朝成立後，原吳越國境內的松源縣屬於兩浙路，南宋時改名慶元縣；而原閩國境內的松源縣屬於福建路，太祖時改名松谿縣²。宋代迄今，慶元跟松溪毗連，卻分屬閩、浙；而且慶元轄地遼闊（1898 平方公里），而松溪幅員小得多（1043 平方公里）。此種行政區劃特徵，無疑是五代十國時期決定的。方言上亦然，慶元縣絕大多數人說吳語，只有邊境上很少數的人說閩語；

² 吳式求，2010，《慶元方言研究》，頁 19。杭州：浙江大學。

松溪縣完全相反，基本上說閩北話，一個吳語村落也沒有。自然地理上，該二縣同屬一條松溪流域；人文地理上卻分操兩種方言，說明現今吳語和閩語的分區界線，至遲奠基於五代十國。

（二）吳語－贛語的區界

今江西省中、北部大抵為贛語區，但東北部上饒、廣豐、玉山、鉛山卻說吳語。唐乾元元年（758）始設信州，歸江南西道（後世之江西）管轄；宋初開寶八年（975）改屬江南東路，元代因之，上饒地區屬於江浙行中書省信州路轄，《馬可波羅行紀》記載：

離常山後，騎行三日，抵信州城。…此城壯麗，乃此方向中行在所轄之末一城³。

文中之「信州」即指上饒，「行在」指杭州，「末一城」指江浙行省所管的最後一個州府，過此即入江西行省。因為歸浙江統轄，居民慣操吳語。即使明代洪武四年（1371）以降又割屬江西，上饒地區迄今仍保持說處衢片吳語。準此，吳語－贛語的區界是宋元兩代決定的。

（三）吳語－徽語的區界

今浙江西北部的桐廬縣，包含了 1958 年併入桐廬的分水縣，唐末（900 年）原屬杭州。北宋初期（978 年）割歸睦州，使得睦州轄淳安、遂安、建德、壽昌、桐廬、分水共 6 縣。元代改名嚴州。自宋至清，嚴州 6 縣轄區始終不變（曹志耘 1996：5-6）。方言上，桐廬、分水說吳語，淳安、遂安、建德、壽昌說徽語。由此可見，吳語－徽語的區界是唐末決定的，宋以後即使合併到同

³ 沙海昂(Charignon, A.J. H.)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第二卷第一五三章。台北：台灣商務。

一個州府，府治始終都是在徽語區，但桐廬、分水居民說吳語的習慣依然。

（四）吳語區內的官話飛地

靖康之難後，原先都於汴梁（今河南開封）的宋室挾帶官民南渡，建立南宋，定都臨安，即今之杭州城區。北來的官民操持官話口音，雖然被四周吳語包圍了近千年，語言接觸頻繁，但杭州城區話仍和周遭有別；例如小稱詞綴說捲舌的「兒」，四郊吳語則用鼻音的「兒」。周振鶴、游汝傑（1990：92-93）指出，宋朝以前揚雄、郭璞等都把北方話分做多個區塊來討論，直到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補》卷一，方提出「北人音」的講法，將北方話看做一個整體。這說明北宋時期，官話已在北方成熟穩固，形成兒化捲舌等自身的特點，迨北宋滅亡時，才能夠帶著這些特點到南方，使杭州變為吳語區內的官話飛地。

（五）湘語—官話的區界

現今的湖北、湖南二省，五代十國分屬於荊南國、楚國。宋代分為荊湖北路和南路，元代合併為湖廣行省。明清以來分為湖北、湖南，兩省大致以長江為界，由東向西水平切割。然而宋朝的荊湖北路除後世的湖北外，還包含了長江以南的沅水、澧水流域，荊湖南路較狹小，只包括湘水、資水流域；該兩路由東北向西南對角線切割。當代的湖北省及湖南省沅水、澧水流域說西南官話，而湖南省僅有湘水、資水流域講湘語。此種對角線的方言分布，跟宋代的荊湖北路和南路若合符節，卻不同於明朝以後的水平切割（周振鶴、游汝傑 1990：100-102）。非但語種的邊界呈對角線，若干特徵詞彙分布界線也是呈對角線而非湖北、湖南水平切割；如西南官話說「稻」，湘語說「禾」。介乎縣份和鄉鎮之

間的行政單位，湘語說「都」，西南官話闕如。山間平地湘語說「垌」，西南官話闕如（周振鶴、游汝傑 1990：276, 278, 283）。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現今湘語—官話的區界，至遲決定於北宋。

（六）湘語在廣西的區界

今廣西方言複雜，有粵語、客家話、平話、西南官話、閩語等，而湘語只限於東北隅全州、資源、灌陽、興安 4 個縣。北宋從湘西的永州分出全州，二者同屬荆湖南路，南宋以後，全州才割歸廣南西路，即後世之廣西（周振鶴、游汝傑，1990:103）。當代全州等 4 縣屬於廣西卻說湘語，定型時代不能晚於北宋。

（七）客家話-閩語的區界

1. 梅州—潮州

宋代的圖經，相當後世之地圖集，並附有文字說明，可惜已經亡佚。明初解縉等編《永樂大典》（殘卷）卷 5343，引宋《潮州府圖經志》⁴曰：

潮之分域，隸之廣，而實古閩越也。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循、梅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與潮為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之人等。

此段敘述表明潮州雖屬於廣南東路，但語言跟福建漳泉類似；粵中的廣州、粵東的惠、循（今之河源市）、梅州的話跟潮州不通。只有惠州之中濱海的海豐縣語音接近潮州。而潮、梅州之間山區，

⁴《潮州府圖經志》作者王中行是南宋隆興元年（1163）進士，潮州揭陽人。該書成於淳熙二年（1175）。

即今大埔、豐順縣，口音又跟梅州等同。這樣的廣東閩、客方言分布態勢，時至今日仍非常符合。

清末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饒平三饒)近城半客音」，顯示饒平舊縣城三饒郊區，半數講客語。現代潮州饒平縣客家話-閩語的區界，就是在三饒鎮；鎮北郊新豐及以北各鄉鎮說客語，而三饒及其以南講潮汕話。因此至少清末以來，潮州饒平的閩、客語界線就在三饒。

2. 漳州

南宋後期著名詞人劉克莊在《漳州諭畬》(1262)中寫道：「凡溪洞種類不一…在漳者曰畬…汀贛賊入畬者…南畬之禍尤烈」，認為漳州山區有一種叫畬的山居民族，彼等的叛亂之所以能造成嚴重影響，是因為汀州、贛州逋逃之漢民，遁入山中，教導畬民以近戰之術。這表示閩西、贛南客家先民，於南宋末年已經移往漳州山區，跟原住民族混居，使當地畬民的語言，轉向客家話的類型。到了蒙古人揮軍進入漳州山區時，激起當地畬民普遍反抗。根據元代《國朝文類》卷四十一所記載：至元十七年(1280)時，抗元的所謂「畬寇」的據點是「陳桂龍在九層濞畬、陳吊眼在峰山砦、陳三官水篆畬、羅半天梅瀧長窖、陳大婦客寮畬」，即於今日之平和九峰、秀峰、詔安秀篆、南靖梅林、雲霄馬舖。除了雲霄馬舖目前不說客語，僅留下客寮山的地名外，其他均為漳州客家話區。亦即當今所見之漳州客語地帶，是從元朝的畬民分布地轉化而來。韋煙灶、施縈潔(2015)也發現元代將南勝縣(後於1356年改名南靖)西部分為永豐里和居仁里，居仁里最靠近汀州邊境，且切成不連續的二塊。居仁里包含今梅林、書洋、奎洋等鄉鎮的一部分，大致跟南靖現有之客語區重疊。韋煙灶推斷這

樣的行政區劃，反映當時的族群 / 語言界線，不尋常地分作兩部份的居仁里，應該是畚族 / 客家話區。

畚客不分似乎是漳州的常態。明朝萬曆年間的沈桴，指稱詔安秀篆燒山墾耕者為畚民。清康熙 58 年 (1720) 的《平和縣志》，也說該縣山地原多獠種，「彼等稱土人為河老，土人稱之為客」。被稱為「客」的族群原即所謂「獠」。康熙《平和縣志》又云「聲教日迄，木拔道通，獠種安在哉？」，說明文教及交通發展下，畚 / 客被河老土人同化以至於消失的過程，最遲在清初已經開始。以上事證說明漳州西部閩客語的界線，至遲在元代確立，清初客語區開始朝內陸退縮。

3. 汀州

福建西部閩、客語區之間，並非一條分明的界線，而是夾帶著一群具有兩者過渡性質的閩客混合方言；以筆者 2017 年採訪的連城縣姑田鎮為例，目前姑田往東是閩語區的永安，往西是客語區的蓮峰，該鎮上通行的姑田話，是一種閩客混合方言。《姑田鎮志》記載該鎮最早入居的漢人家族，有的已經無傳，如董、郭姓；而江、鄧、賴氏乃早期入居的漢人中，還能繁衍至今的。江氏族譜載道：於南宋初年，居連城縣城南大江屋，明永樂年遷來姑田。鄧氏族譜說：南宋自永安遷來姑田，開基祖到姑田時，當地已有牛墟，表示南宋之前本鎮早有居民，只是絕嗣了。賴氏族譜謂：南宋開國伊始，紹興三年設置蓮城縣(今之連城)，賴屋讓出土地，予官方建立縣衙，才搬到姑田。亦即現存說姑田話的家族，皆於南宋到連城開基。而明朝中期才由長汀縣搬入姑田鎮內的李屋，迄今已有十幾代人，雖對其他鎮民講姑田話，家族內卻保持說長汀話。明末、清代、民國以降各姓氏定居姑田者，也都維持各自

的方音，導致該鎮方言複雜無比。綜觀移民歷程，姑田話當在南宋至明朝中期之間產生，因為世居家族不早於南宋開基，而明朝中期以後的移民各講各話，早於明代中葉入居的才單純講姑田話，表示姑田話在當時業已穩固。由於姑田話是閩客混合方言，如「屎」在「屎缸（廁所）」中讀客語的 *sii35*，而在「痾屎」中讀閩語的 *sai35*，那麼閩、客兩種語言，必須先存在於姑田周邊，然後發生接觸，方能逐漸形成閩客混合的姑田話。

三、歷史文獻中客家話和其周邊方言的紀錄

（一）閩語

唐代顧況（727-820）的圀詩，收錄於《全唐詩》卷 264。圀詩旁注：「圀，哀閩也。圀音蹇；閩俗呼子為圀，父為郎罷」。這段唐朝的記載，不僅詞彙上同於現代閩語，語音上也符合，如父為郎罷，福州話較符合字面 *loung21(p>)ma242*，閩南語是 *niunn33pe33*。而呼子為圀，福州 *kiang242*、閩南語是 *kiann51*。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雜誌》「閩人謂大蠅為胡蠓」，今廈門稱蒼蠅為 *hoo-11 sing24*。

蘇軾「四海之內，呼六皆為合口；唯有閩人呼為張口」，以現代漢語方言的讀法而言，北京 *liou*、上海 *loh*、廣州 *luk*、梅縣 *liuk*、廈門文讀 *liok*，都帶著 *-o* 或 *-u* 的圓唇元音，即所謂合口；只有廈門白讀 *lak* 的低元音，即所謂張口。也就是北宋蘇東坡的觀察，到當今仍然符合。清代舉人陳衍《福建方言志》序文中也說：「東坡謂張口言六，六音即四方所無⁵」。

⁵ 陳衍，1922，《福建方言志》序文，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

南宋劉克莊詩作所言：「(漳州)風煙絕不類中州」表示漳州閩南語和中原的北方話差異很大。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中就已論及：「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現代閩語效開一仍讀如果開一。

朱熹說「建(州)人謂口為苦、走為祖。」今閩北松溪縣渭田、政和縣鎮前仍如此讀。彼等即屬於宋代的建州。

建甌人吳棫《韻補》卷四「鑿，倉固切(陰去聲)」。但《廣韻》為入聲屋韻昨木切。今建甌市迪口仍如此讀。

元代周密《浩然齋雜抄》「建寧(今建甌市)人土音亦以此音呼小兒之陰」。此音指的是《廣韻》的賸，平聲灰韻臧回切：「赤子陰也」。今閩北浦城縣觀前、石陂，武夷山市崇安仍如此讀⁶。

(二) 粵語

宋代廣州的市舶使(海關司長)趙汝适寫的《諸蕃志》提到「西蕃教主麻霞勿。」西蕃指阿拉伯，教主麻霞勿，為伊斯蘭教創始者穆罕默德。現代粵語唸麻霞勿 maa-haa-mat，對應到英語的 Mohammed；亦即宋代廣州「麻霞勿」幾個字的讀音，跟現代粵語唸法應當相去不遠，才能精準的翻譯 Mohammed 的發音。

(三) 贛語

江西南豐縣《田溪張氏族譜》謂「宋景定元年(1260)，張文

東京：橫濱國立大學。

⁶ 以上閩北話的三條歷史材料摘錄自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中研院語言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

林避兵亂遷南豐，稱賢栖，因諧音誤為田溪，稱田溪張家」。這筆記錄反映賢、田同音，方能訛寫。現今贛語透定母 th- 讀為曉匣母 h-，賢、田同音 hien，和 700 多年前的現象描述相符。

(四) 客家話

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宋代的圖經曰：「(梅州) 悉汀、贛僑寓者耕焉」，反映梅州的居民來自閩西汀州、贛南贛州。不僅印證現今梅州地區的族譜記錄，也說明最晚到了宋朝，汀、贛、梅的居民是一體的，當在此時，逐漸形成後世所謂的客家話大本營。而宋慈在 1232-1237 年間擔任長汀知縣時，將原本經閩江由福州輸入海鹽，改順汀江而下韓江，向潮州買鹽(梁杰 2015: 104-5)；使鹽價帶動了物價一併降低，改善汀州居民的生活，也導致汀州和同屬韓江流域的廣東梅州增進交流，梅州終成汀州人外遷的首選之地。劉克莊在為宋慈寫的墓誌銘中說：「舊運閩(福州)鹽，逾年始至，吏減斤重，民苦抑配，公(宋慈)請改運於潮(州)，往返僅三月，又下其估(降價)出售，公私便之⁷。」

五代 907 年韓偓《過汀州》詩句中說「(汀州) 方音北異閩。」宋代陳一新〈跋瞻學田碑〉「閩有八郡，汀鄰五嶺，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到了明初解縉等編《永樂大典》(殘卷)卷 7893，也說「汀人言北語，非類閩語。」可見自五代起，人們就發現汀州方音和福建其他地方不同，跟中原的北方話差異較小。若以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布來看，福建多數地區為閩語，與北方官話分別甚多；汀州方音是客家話，同官話相對接近些。如「物品」官話和汀州多數地點都說「東西」，閩語有「物件」等多種說法，但就是沒有「東西」這種詞形。

⁷ 劉克莊，〈宋經略墓志銘〉，《後村先生大全集》。

石固大王在汀州、嘉應州是普遍的民間信仰，又稱石固公王或石古大王，宋修《臨汀志》記載：「助威、盤瑞二王廟，在長汀縣南駐紮寨。長老相傳，漢末人以身禦敵，死節城下，時有顯應，眾創廟宇號『石固』。」

廣東興寧市興城鎮神光山山下設有石古大王神壇，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中寫道：「神光西循蹬而入，石澗陡絕，隔溪一山作渴驥奔泉之勢。縣人以此築祀石古神……九月九日賽會者萬計。」我們實地勘查，興寧神光山上有神光古寺，出寺過一溪澗，方至石古大王壇。跟《輿地紀勝》的描寫完全相符。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1996）記載：福建武平縣梁野山下的大績村沒有寺廟，菩薩進村後被安放在徐家祠堂。大廳神案前排是用一塊大紅紙做的神牌，上書各地方神明，居中的是為水口寨福主公王、定水寨石固、石猛大王。還有廣東梅縣水車鎮小桑村村民對石古大王也十分崇信，有「泮坑公王（三山國王）保外鄉、小桑公王（石古大王）保村莊」之說，在梅縣久負盛名。石古大王崇信是小桑人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最有特色的民俗活動。此外，梅縣丙村鎮黃坑村石峽公王廟供有石固大王之神位。福建上杭縣白砂鄉大麻地村、官莊鄉樹人村等地也建有石固大王廟。

綜合上述，石古大王信仰在宋代的汀州、梅州已經被地方志書注意到了，是一種對石頭的自然崇拜。現代客語把山上的岩石稱為石牯 sak5 ku31，合乎宋代文獻的石固、石古寫法。如今閩西、粵東的石頭神，仍稱作石固或石古。表示岩石稱為石牯的講法，宋朝已然在該區域出現了。

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興寧縣志》卷三：「其聲大率齊韻作灰，庚韻作陽，如黎為來、聲為商、石為鑠之類…何為罵介、

誰為罵董。」表示距今 500 年前，廣東興寧的語音特色是黎為來 lai11、聲為商 shang24、石為鑠 shak5，詞彙特色是「什麼」說罵介 ma31 kai53、「誰」說罵董 ma31 ngin11；跟現代的興寧客語依然相同。該志作者祝允明，蘇州人，號枝山，他與唐伯虎等人並稱明代「吳中四才子」，學養深厚。曾任興寧知縣 6 年，所述語言現象應當可信。

清代康熙 26 (1687) 屈大均《永安縣(今廣東紫金)次志》：「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這是地方志書中首見的『客家』措詞，囊括贛南(江)、閩西(閩)、粵東(潮、惠)移民，所指涉的意涵已與今日近似。屈大均是番禺人，表示『客家』稱呼係從粵語來。由 1687 成書之年逆推，這些移民的高祖輩搬到紫金開基，約在明萬曆年間(1580)。

乾隆 21 (1756) 阮元(揚州人)《長寧縣(今廣東新豐)志》：「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客家，自江右(指江西)來此者為水源。」長寧縣建縣於明隆慶三年(1569)，當時閩西、贛南移民諒必達到一定數量，才有設縣的需要。

嘉慶徐旭曾(惠州人)《豐湖雜記》：「客人語言……土與客風俗語言不能同」。

道光《佛崗廳志》：「國初(指清朝初年)自惠、韶、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

光緒溫仲和《嘉應州志》：「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其言語聲音皆與汀贛為近」。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汀州雖閩郡，近粵情無歧」。

總之，方志和文人著作上對於客家人和客家話的描述，到了清朝明顯地增多起來；然而其基本論述並未脫離宋代的圖經：「（梅州）悉汀、贛僑寓者耕焉」的提法，認為汀、贛、梅的居民和語言風俗是一體的，表示宋朝以來該區域的人群乃至方音未有劇烈改變。

（五）方言區的劃分

宋陳藻（福建閩縣人）《樂軒集》卷 2〈過海豐〉：「忽聽兒音鄉語熟，不知方到海豐城」。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 4〈廣東〉：「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

明代王世懋的〈閩部疏〉「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缺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

清康熙劉廣聰《程鄉縣志》卷 1：「郡人（潮州）土音近於漳泉，程人（梅縣）土音近於汀贛」。

嘉慶鄭昌時（海陽人）《韓江聞見錄》卷 10：「潮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目潮音為白話」。

歸納自宋至清的文獻，閩語分布於沿海的福、泉、漳、潮州，也包括惠州的海豐；而汀、贛、嘉、惠州是客家話，閩北的建州已帶有贛語成份，閩西北的邵武更是閩、贛過渡方言。這些敘述用於現代漢語方言的格局，亦無出入之處。

（六）小結

自唐代詩人顧況（727-820）歷宋元至明清的文獻表明，客家話和其周邊的閩、贛、粵方言的存在和分布，至少一千年以上。

這也印證了橋本萬太郎在《語言地理類型學》中的斷言（1985：20）：「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之間，存在著比時代差別更大的區域差別」；我們可以平行造句為：「中古閩、客、贛、粵語和現代閩、客、贛、粵語之間，存在著比時代差別更大的區域差別」。甚且，方言區域的邊界也大致是固定的。

四、移民飛地的方言證據

（一）閩、浙邊境的姑田話

依據作者 2016-18 年 5 次實地調查之結果，姑田鎮洋地村巫姓移民自明朝萬曆 3 年（1575），移居浙江溫州平陽縣橋墩門（今蒼南縣橋墩鎮）啟其端緒，尤其三藩之亂後，姑田鎮溪口村余、林、謝、黃、下堡村鄧、中堡村江、楊、華氏分遷到閩、浙邊境的龍泉市孫坑、泰順縣洪口鎮碗窯村、大安鎮花坪頭、小洪鎮墩頭、蒼南縣橋墩鎮碗窯村、玉環縣楚門鎮、福鼎市管陽鎮後溪村、點頭鎮觀洋村、棋盤丘等地建立聚落，總人數在 4000 之譜。他們的語言，至今仍和姑田話溝通無礙。尤其姑田話最特殊的調類分合，在原鄉和飛地是一致的：陽平跟陽入調值相侷，只有舒促之別。陽去跟舒化後的陰入合併。濁上部分字併到陽入，帶有喉塞韻尾。明末清初迄今近 450 年，閩、浙邊境的移居地既然連基礎聲調特徵，都跟姑田原鄉一致，代表姑田話萬曆以來已經定型，改變甚微。這也佐證姑田話在明朝中期之前就形成了；那麼閩、客兩種語言，勢必又要上推到更早的時代，就在永安、連城一帶出現，彼此混合之後，才產生了姑田話。

（二）閩北、皖南的平遠話

北宋初年建置的松溪縣，基本上說閩北話，該縣渭田鎮甚且為秋谷裕幸（2008）採集閩北話的代表點。然而依據作者 2017 年實地調查，該鎮郊區竹賢（原名竹畚下）、周登、木坵等村有說客語的家族，以汀州武平岩前的鍾氏開基最早，係於明朝中期成化年間；並把原鄉定光古佛祖廟的獅子岩地名帶來，命名開墾村落為獅子岩新興社。嗣後於明嘉靖年間，潮州府（清初改歸嘉應州）平遠縣黃畚張氏、超竹馮氏等也遷過來聚居至今。彼等還保持平遠話許多特徵，如近指說 i31、艾草說 ngie55、菜梗說 kuang31；試比較惠州惠陽客語近指說 lia31、艾草說 ngioi53、菜梗說 kang31。清末光緒年間，竹賢楊氏等族又遷安徽省南部的寧國仙霞，建立岩山鄉⁸。我們 2016 年實地調查，得知岩山口音和竹賢差距細微。既然平遠—竹賢—岩山都很一致，可以推知明朝中期嘉靖年間（1522-1566）黃畚張氏、超竹馮氏北遷松溪近 500 年以來，平遠話改變極其有限。

（三）閩、粵邊境的嘉應方言⁹

我們在嘉應州（今屬梅州市）、汀州（今屬龍岩市及三明市）的分界地帶，沿著廣東平遠縣、蕉嶺縣的邊境上，取樣了福建武平縣所轄 16 個村落，由西北往東南依序為：01 美溪、02 圓豐、03 露冕、04 下坵、05 育平、06 坪畚、07 林榮、08 靈岩、09 大布、10 峰貴、11 將軍、12 澄邦、13 太山、14 芹滌、15 東寨、16 洋貝；探討其語言過渡現象。以聲母、韻母、聲調、詞彙、詞法等 5 個方面，分別比較。探討此閩、粵交界 16 處的方言異同，以武平縣

⁸ 孟慶惠等《安徽省志方言志》（1997）為清末移民的語言設立專章來介紹，統稱為「皖南客籍話」。其中岩山鄉的客家話，也在其簡介之列（1997:1,546），但篇幅不大，未及半頁；因語料太少、未附音標，無法看出屬於何種客家話。

⁹ 本小節 16 個地點語料係研究助理張學年錄音採集，謹此致謝。而記音和分析皆由筆者完成。

城話特徵為判準，共得 13 項。符合武平縣城話者為正分，若為粵東類型則負分，依照語言事實，允許類型並存的狀況發生。

表一 閩、粵交界 16 處的方言綜合表現

	01 美溪	02 圓豐	03 露冕	04 下垵	05 育平	06 坪畚	07 林榮	08 靈岩
來母讀[t-]	+	+/-	+/-	-	+	-	-	+
水讀[f-]	+	-	+	-	+	-	-	+
你讀[h-]	+	+	+	-	+	-	-	+
魚讀[nge]	+	+	+	+	+	-	+	+
芋說[i]	+	+	+	-	-	-	+	+
蟹開二[-a]	-	-	-	-	-	-	-	+
[-ainn]韻母	+	+	+	-	+	-	-	+
通攝讀展唇	+	+	+	-	-	+	+	+
濁去歸陰上	+	+	+	-	+	-	-	+
兒子說大細子	-	-	-	-	-	-	-	-
歸(回去)	+	+	+	+	+	+	+	+
近指有[l-]/[t-]	+	+	+	-	+	-	-	+
滾字送氣	-	-	-	-	-	-	+	-
總計	10	8.5	9.5	2	8	2	5	11
	09 大布	10 峰貴	11 將軍	12 澄邦	13 太山	14 芹滌	15 東寨	16 洋貝
來母讀[t-]	+	+	-	+/-	+	+	+	+
水讀[f-]	-	+	-	+	-	-	-	-
你讀[h-]	+	+/-	+	+	+	+	+	+
魚讀[nge]	+	+	+	+	+	+	+	+
芋說[i]	+	+	+	-	+	+	+	+
蟹開二[-a]	+	-	+	+	+	+	+	+
[-ainn]韻母	-	+	+	+	-	-	-	-
通攝讀展唇	+	+	-	+	+	+	+	+
濁去歸陰上	+	+	-	+	+	+	+	+
兒子說大細子	-	+	-	-	+	+	+	+
歸(回去)	+	-	+	+	+	+	+	+
近指有[l-]/[t-]	+	+	-	+	+	+	+	+
滾字送氣	-	-	-	+	+	+	-	-
總計	9	9.5	6	10.5	11	11	10	10

我們以劉鎮發（2010：474）討論惠州話與客家話關係的計量方式處理：得正號為 1 分、負號為 0 分、類型並存為 0.5 分，滿分 13 分。則 6 分以下為偏向粵東類型的方言，共有 04 下垵、06 坪畚、07 林榮、11 將軍等四處。下垵是閩粵交界的集市，平遠差干方面往來者絡繹不絕。坪畚是程鄉（今梅縣）大坪鎮嚴氏移民於明嘉靖七年（1528）所建立的村落。林榮位在坪畚隔壁，居民語言受了坪畚很大的影響。將軍是鎮平（今蕉嶺縣）文福鎮丘氏移民所建立的村落。所以這四個聚落有各自的移民淵源、交通經濟、或地理位置等原因，才導致粵東方言的侵入。其他十二處雖位於嘉應州、汀州的分界，大致固守武平話。坪畚、將軍二村自梅縣、蕉嶺移入近 500 年，夾處於武平話的包圍中，所具有之粵東特徵，應當是移居之初帶過來的，反向可以證明 500 年前，粵東客語就已經有這些性質了。

（四）漳州平和客語的外擴

1. 潮陽、普寧小北山區

根據吳中杰（2012），漳州客語除了傳布於台灣外，也向西進入廣東內陸，在其他強勢方言的範圍內，形成大小不一的飛地，以平和、詔安移民為多。例如許順進（2010：5）提及平和縣葛竹賴氏，明嘉靖年間（1522-1566），遷普寧麒麟鎮涇水、其美等村。這個位於廣東潮州話區裡的小北山客家方言島，所說的是-k 韻尾脫落、陰入讀低升調的漳州客語。普寧西部南陽山區雖也有客語，卻近似於台灣海陸話，跟小北山差別很大；因此小北山客語不可能是在當地習得的，而是從漳州帶來的。然而難得的是，這些客家方言點還是保持了不少漳州客語徵性。根據潮陽區穀饒鎮新寮的報導人估計，潮陽、普寧交界的小北山區，約有 6 萬人說客家

話，其中最大集市為潮陽金竈鎮蘆塘，達 7 千多人。在普寧麒麟鎮附近的有 4 千多人。雖然部分客家宗族並非來自漳州，但語言上差異有限，主要在於連讀變調規則的不同；應皆可劃歸漳州客語。張屏生（2015）發表在潮陽區穀饒鎮石壁調查的客語，此種口音有「水」唸 fi 等汀州、漳州客家話特徵，同時詞彙上深受潮汕話影響。苗栗公館館中村陳氏即來自潮陽石壁，目前使用四縣客話。

2. 陸河縣的漳州話

在廣東陸河縣北部的河田片客語壟罩下，也有來自平和縣的客家移民，自稱所說的語言為「漳州話」，蔑稱本地的河田話為「畚佬話」。經我們實地調查，這種漳州話分布於陸河縣治河田鎮近郊，通往螺溪鎮方向的幾個村內：圳口村田尾（張姓）1800 人、下藺（陳）400 人，蒼背村樓下（張）500 人、敬忠（張）400 人，布金村埔上、埔下（張、陳）2500 人，此外，河田以南的上護鎮麻溪（高）也有少許。只有張、陳、高 3 個姓氏，都來自平和縣；陳姓祖籍平和縣大溪鎮下村、高姓祖籍大溪鎮赤坑，張姓來自秀峰鄉墩上、墩下，祖溯安厚鎮馬堂，皆已經在陸河繁衍 14-17 代。馬堂張氏族譜記載了有一支遷到陸豐縣河田東陶甲，應該就是前述陸河縣河田鎮郊說漳州話的張屋之來源。陳姓於元朝至正年間開基大溪，第 9-10 世遷河田，目前在世者為 24-27 世，合理推斷約在明朝萬曆年間來到河田。筆者主要採集下藺的語料，並和田尾、樓下、埔下的報導人核對過語料，發現方言差不大，主要在於「水」張姓說 fui31、陳、高姓說 fi31。下藺陳氏清代以降又分支苗栗西湖、高雄甲仙；我們實際拜訪，發現西湖宗親僅保持海陸話的聲調，聲母和韻母都跟四縣話合流了，如陳讀 tshiin55，並未留存陸河漳州話。

3. 嘉義竹崎的族譜證據

平和縣安厚鎮最大家族當為馬堂張氏，祖籍寧化石壁，而石壁張氏宗祠面對馬堂山，安厚馬堂因此得名。寧化後遷上杭溪南里龍門上村，張文通於明初抵平和縣馬堂背鐵寮窩開基。清初派衍台灣，在中南部散佈極廣，包含嘉義竹崎覆鼎金、雞籠山、糞箕湖，高雄美濃十穴，彰化市牛埔仔、雲林斗六石榴班、林內溪仔底、台中北屯、西屯區交界的頂、下七張犁、大雅區的橫山、楓樹坑。楓樹坑另有南靖書洋的張氏。張明樹《台灣嘉義張氏大宗譜》（1978）錄有一篇馬堂籍漳州府庠生張燥的序文，文中張燥自稱生於明隆慶庚午（1570），又云 '嘉靖戊子（1528）至今一百零七年'，序文寫作年代非常精確，即為崇禎八年（1635）。此序出現諸多客語詞彙，是馬堂張氏於明末原本使用客家話的重要證明，茲臚列如下：

表二 張燥譜序的客語詞彙

釋義	閩南語用詞	客語用詞	譜序用詞	備註
房子	厝	屋	建屋、上屋、下屋、范屋、長簷屋、老屋、曾屋、藍屋、祖屋、私屋、護屋	
房子的單位	塊 (tc21)	座	三座、四座	
上方	頂	上	上屋	
下方	跤	下	穀樹下、東嶺下、峰山下	
後方	後	背	嶺背、馬堂背	
舊	舊	老	老屋	
山脊	尖	嶼	白石嶼、米穀嶼	
大芹山（地名）	大芹山	大瓊山	大瓊山	平和閩南語芹 khin、瓊 kheng 不同

				音;平和客語同音 khyn
--	--	--	--	------------------

按照莊初升、嚴修鴻（1994）的提法，漳州市屬共有四個縣包含客語或閩客雙語的鄉鎮，其中雲霄縣有下河（後溪、赤土、白石後、三星新村）、和平（通貝）、常山（樓仔嶺）目前還使用客語。據研究者實地了解，該三處的客語聚落均以張姓為主，屬於平和馬堂張文通派下。是 1957 年才從平和縣安厚鎮劃割過來，再往南拓展者，由於處二縣之交，位置偏遠，當地人通稱為“縣尾 vien⁵⁵ mui¹¹”。因此清代的雲霄廳轄下並無客語聚落；反而是平和縣歷史上的客語區應該增添安厚鎮，雖然現今的安厚不通行客語。從下河、和平、常山張姓客語口音接近大溪鎮看來，大溪東鄰的安厚鎮內，至少是為數甚多的張姓，原先也講客語。其祖述閩西寧化、上杭，亦可為旁證。嘉義竹崎復金村的後裔也認為祖先原說客語。

4.新北金山的客語殘跡

平和縣國強鄉原名高坑，目前為閩南語區，但是西南角的白水漈屬客語村落，跟大溪、九峰的客語區連成一片。南郊的乾嶺為黃氏聚居，降清之後獻遷界計策，給予鄭成功重大打擊的黃梧，即為寧化石壁起算，遷來乾嶺的第十一世。

江佩瓊《鴻江族譜》（1997）引用一篇平和大溪江氏舊譜序，文中提及“海氛遂熄…近二十載矣”，表示此序作於康熙四十年代（約 1703）；序中均以“小嶺黃公爺”稱呼黃梧，可見小嶺是乾嶺的別名。朱燦輝（2013：18）也說乾嶺又名小嶺、霄嶺、或秀嶺。這樣說來，新北市金山區萬壽里罾寮仔、清泉里西勢、三界壇的黃姓，來台祖名黃寶，祖籍小嶺冬節鄉，應該指的是平和

國強的乾嶺。吳中杰（2012）根據金山清泉里報導人黃北煌的口述“南靖縣小嶺”去搜尋，找到該縣梅壠總嶺頭社的黃氏，即今梅林與奎洋交界的嶺頭，以及梅林北部的科嶺，雖同為黃氏，卻跟金山的族譜對接不上，當地人也說未曾有台灣金山宗親來尋訪。從江佩瓊（1997）、朱燦輝（2013：18）的資料證明小嶺應在平和，而非口傳的南靖。清泉里 1990 年代尚有最後會說客語、以客語祭祖的老輩，目前 70 歲以上猶會親屬、數字等少數詞彙，保留陰入唸低升調 13，“客六竹叔”舌根-k 韻尾消失之特徵，是台灣罕見的平和客語殘餘。其實早在洪敏麟（1984：347）就記載道：台北縣金山鄉萬壽村的醫寮仔多客籍黃姓。金山的客語殘餘，反映國強乾嶺原先應當說客家話。

5. 小結

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建立平和縣，當時遷移許多江西人來開闢此一新縣，以目前世居該縣的各家族族譜觀之，朱氏族譜就記載道六公派由江西南昌直接入居九峰舊縣城。不過多數居民仍是由汀州寧化、永定遷來。我們透過實地考察，得知潮陽、普寧交界的小北山區講漳州客話，說明葛竹¹⁰賴氏出發時（1522），至少平和縣蘆溪的東部還說客語。陸河縣治河田鎮近郊的漳州客話，萬曆年間來自平和及大溪及秀峰。張燥的序文為安厚馬堂張氏於明末（1635）還使用客家話的重要證明。新北市金山的客語殘餘，反映國強乾嶺清初應當說客家話。歸納而言，外遷的飛地佐證明朝中期至清初，平和縣曾經歷過客語興盛的時期，包括蘆溪局部、安厚、國強等今操閩南語之鄉鎮，原先應該通行客家話。大溪及秀峰則迄今維持說客語。

¹⁰ 原平和縣蘆溪鎮轄，今劃歸南靖縣南坑鎮。

五、結論

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布格局，和南北朝的國界相反，卻跟五代十國地圖大致重疊；表示此種格局形成於唐朝崩解之後。透過現今行政區劃跟方言邊界不重合的州縣，尋找歷史上兩者之重合點，本文推論：吳語-徽語的區界是唐末決定的。吳語和閩語的分區界線，至遲奠基於五代十國。北宋時期，官話已在北方成熟穩固，得到了北人音的統稱。湘語-官話的區界，至遲決定於北宋。廣西全州說湘語，定型時代不晚於北宋。吳語-贛語的區界是宋元兩代決定的。總之，早不過唐末（公元 900 年），晚不過元代（1368 年以前）。

根據南宋潮州揭陽籍進士王中行於 1175 年描述之客家話-閩語的區界，通過梅州-潮州之間，且說「（梅州）悉汀、贛僑寓者耕焉」，歸納自宋至清的文獻，閩語分布於沿海的福、泉、漳、潮州，也包括惠州的海豐；而汀、贛、嘉、惠州是客家話，表示宋朝以來該區域的人群乃至方音界線未有劇烈改變。現代客語把岩石稱為石牯 sak5 ku31，合乎宋代文獻的石固、石古寫法。也反映客家話公、牯、哥、婆的特殊構詞方式，應當在宋代已經出現。漳州西部閩客語的界線，則至遲在元代確立。閩客混合方言連城姑田話當在南宋以後至明朝中期之間產生。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興寧縣志》證明距今 500 年前，廣東興寧的語音特色和現在符合。

歷宋元至明清的文獻表明，客家話和其周邊的閩、贛、粵方言的存在和分布，至少一千年以上。甚且，除漳州客語往內陸退縮以外，方言區域的邊界也大致是固定的。文獻所敘述的個別語音及詞彙特徵，證之於現代各大方言，亦無出入之處。

最後我們討論了客語向外擴張的飛地，逆推原居地在移民當年離開故土時，所操語言的種類。本文發現遷到閩、浙邊境的姑田話，自萬曆三年（1575）以來已經定型，佐證姑田話在 1570 年代之前形成；閩北、皖南的飛地證明近 500 年以來，平遠話改變極其有限。武平邊境的梅縣、蕉嶺家族從嘉靖七年（1528）移入近 500 年，夾處於武平話的包圍中，所具有之粵東特徵，應當是移居之初帶過來的，反向可以證明 500 年前，粵東客語就已經有這些性質了。外遷的飛地佐證明朝中期至清初，平和縣蘆溪東部、安厚、國強等鄉鎮，原先應該通行客家話。

粵東梅縣地區在五代十國時（945 年），初次設置二級政區的敬州，惠州地區也在南漢（917 年）時自循州析置為禎州，而閩西的汀州初創於盛唐（736），到了閩國（948）割出沙縣之後，才演變成相對單純的客語區，符合五代 907 年韓偓《過汀州》詩句「（汀州）方音北異閩」。贛南的虔州創於隋初（593），當時只有四個縣，到了南唐（952）才密集設了十一個縣，此為客語萌芽期；南宋 1175 年《圖經》描述之客家話-閩語的區界通過梅、潮之間，且提出梅、汀、贛人群一體的看法，1232 年宋慈知長汀縣，將汀州之鹽運路線由福州改為潮州，使汀、潮人民的經濟和遷徙關係更加緊密，此為客語成長期；漳州客語及汀州東境閩客混合方言則稍晚形成，到元代才比較明朗。明朝中期（1518）《興寧縣志》語音和現今符合，同時期梅縣（1528）、蕉嶺、平遠遷出的飛地語言相較原鄉變化甚微，此時乃客語進入穩定期；閩客混合方言則稍晚（1575）。由於目前所知的飛地產生，均不早於明朝中期（1520 年代），我們推論明朝中期起，至清初以降，為客語外擴期。

參考書目

- 王士性，呂景琳點校，1981，《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
- 王世懋，1997，《閩部疏》。濟南：齊魯書社。
- 王象之，1992，《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
- 丘逢甲，2009，《嶺雲海日樓詩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沈括，2009，《夢溪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朱燦輝，2013，《平和與臺灣》。北京：九州出版社。
- 江佩瓊，1997，《鴻江族譜》。平和：華夏平和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
- 吳中杰，2012，〈漳州客家移民史與漳州客家話的重新探索〉。
《客家研究》5（2）：153-194。
- 吳式求，2010，《慶元方言研究》。杭州：浙江大學。
- 李鉉等，1720，《平和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
- 沙海昂（Charignon, A.J. H.）著，馮承鈞譯，2000，《馬可波羅行紀》。台北：臺灣商務。
- 周振鶴、游汝傑，1990，《方言與中國文化》。台北：南天。
- 孟慶惠等，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屈大均，2001，《永安縣次志》。據清康熙 26 年（1687）刻本，收錄於《故宮珍本叢刊》，第 173 號。海口：海南出版社。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

洪敏麟，1984，《台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台北：中研院語言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

韋煙灶、施縈潔，2015，〈地理學觀點的論證－彰化員林及永靖的福老客研究之回顧與商榷〉，收錄於「第 13 次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2015 臺中教育大學場）」，頁 1-23。臺中：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張明樹，1978，《台灣嘉義張氏大宗譜》。嘉義：嘉義縣張氏宗親會。

張屏生，2015，〈海峽兩岸客語調查比較研究（二）〉，客委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苗栗：聯合大學。

曹志耘，1996，《嚴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

梁杰，2015，《宋慈》。福州：海峽書局。

莊初升、嚴修鴻，1994，〈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福建師範大學學報》3：81-87,94。福州：福建師範大學。

許順進，2010，《普寧閩、客方言地理分佈調查報告》。潮州：韓山師範學院學生畢業論文。

陳衍，1922，《福建方言志》，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東京：橫濱國立大學。

- 溫仲和，1968，《嘉應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解縉等，1960，《永樂大典》（殘卷）。北京：中華書局。
- 趙汝适，1996，《諸番志》。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劉克莊，2004，《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劉廣聰，1992，《程鄉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劉鎮發，2010，〈惠州話是粵語的一支嗎？—與劉叔新教授的商榷〉。頁 470-482，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所。
- 鄭昌時，1979，《韓江聞見錄》。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本影印，收錄於《潮州文獻叢刊》，第 4 號。香港：香港會館董事會。
- 橋本萬太郎著，余志鴻譯，1985，《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世界圖書。

